

# 下一步会不会连汽车也禁了?

## 【今日视点】

广州禁摩启动在即,不过面包车抢劫犯罪现象渐渐增多。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表示,明年将组织警力和设备专门打击汽车抢劫案。

(12月29日《信息时报》)这几年,广州的“禁令”真不少,以至于有人戏称广州就快成“只禁城”了。自2006年12月1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以后,广州市将于2007年1月起全面禁止摩托车。为什么要“禁摩”?我没有听说过关于这方面的动员报告,因此也不知道“禁摩”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

远的历史意义,或者还有“禁摩”的“八大好处”之类。但我知道,“禁摩”的一个动因就是与治安有关,因为广州的“双抢”案件大多是通过摩托车进行的。“禁摩”了,好人不骑摩托车了,坏人不骑摩托车,想搞飞车抢劫,当然不行了。

这可以打个比方:原来身上有虱子咬人,现在把内衣都一把火烧了,和虱子同归于尽,虱子咬人的次数自然大大减少。只有等新买的内衣再穿脏了,又不去洗干净,产生下一批虱子才会再咬人。新的虱子果然就来了,这就是汽车作案。公安部门

说了:“广州禁摩启动在即,不过面包车抢劫犯罪现象渐渐增多。”是的,“禁摩”可以使得原来靠摩托车抢劫的犯罪分子丧失犯罪的条件,但不排除还有部分犯罪分子也紧跟形势,提高装备水平,来个升级换代,也搞起汽车抢劫来。那么,广州会不会和当初“禁摩”一样再“禁汽”?会不会再这样宣传,“禁汽”促进了治安的好转,促使抢劫案件数量和市民报警率进一步下降,呵呵。即使广州的治安真的好转了,但牺牲了老百姓骑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权利,代价是不是太大了?

但是,“汽”是不能再“禁”了,尽管可能对治安有好处。“禁”了“汽”,居民怎么出行?乘公交车?步行?如果居民全部坐在家,案件可能更加减少——但城市就成了一座死城了。

所以警方这一次开出的处方是加大路面查车强度,组织警力和设备专门打击汽车抢劫案。加派警力伏击汽车作案。那么,当时对摩托车,为什么不采取强化管理的措施?今天为什么不“禁汽”?因为没有退路,无法再“禁”了。回过头来看,“禁摩”乃懒政无疑。(殷国安 江苏 职员)

## 【热点纵论】

### 断网不能总是归罪自然灾害

上海美斯恩公司日前证实,国内大部分地区用户无法登录 Messenger 的原因在于“地震所引发的海底光缆中断”,而且“正在与网通和电信进行沟通,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”。不过,美斯恩方面对于“恢复时间表”问题未能给出肯定答复,同时对于坊间传言中“服务可能中断一个月”的说法也未予置评。

(12月28日《新京报》)本次台湾地震自然是断网的原因之一。但在没有灾害时,断网以及由断网给网民带来损失的情况也并不少见,只不过不像自然灾害后的那么集中而已。不能不说,就种种原因断网给百姓带来的损失而言,网民与服务商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两个位置上。服务小姐的一句“正在解决中”,掩盖的也许是网民们难以想象的不负责任。

对于网民而言,包括无线通讯在内的广义网络安全,已经成为生活中堪堪断水、断电的巨大安全隐患。但社会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。其中除了服务商的技术应急标准无人较真,更有众多因断网而形成损失的责任承担,目前在法律上也大有补充完善的必要。

举例来说,这几年“宽带接入”已很普遍,而拨号上网几乎已成为历史。笔者在经历了一次断网并受到损失之后,曾经设想让自己的电脑在宽带接入与拨号上网之间自由切换,以备断网应急。但作为外行的我在技术上却做不到。请教网通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,他们也说做不到。

那么,作为一项应急预案,立法部门可否把服务商的此项技术上升为一项法定服务,以维护网民的利益呢?

在相关法规上,因为网络故障而产生的纠纷,来自法律角度的权威说法目前同样存在空白。北京曾发生过不止一次大面积网络瘫痪,就有消费者提出,断网时间费用应该从包月费用中扣除。但有关服务商却以“业内的相关规定”为由,宣称网络发生故障在24小时内修复的,将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但事实上,随着互联网对工作、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,断网给人们带来的机会损失,可能远不止“包月费用”那么简单,“24小时内修复则不赔偿”也未必合情合理。那么,这“业内相关规定”难道就应该永远适用下去吗?

(马龙生 北京 职员)



## 给自行车一条活路好吗?

### 【漫话天下】

□高君波/文 刘道伟/图

广州市建委主任陈如桂表示,东风路等主干道上要限制自行车上路。但在新城区和一些休闲区、大型社区的周边道路上,会计划同步建设一些自行车道,让大家骑车健身、休闲、娱乐,在这些范围内使用自行车。

(12月29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建设一些自行车道就是“让大家骑车健身、休闲、娱乐”?难道建委主任不知道,在目前中国的城市里,自行车的主要功能还是“交通”?不可否认,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,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会专门骑着自行车“健身、休闲、娱乐”。但在广州市,还有更多的低收入阶层,上下班、

给客户送货,都是指望两个轮子的自行车。为穷人休闲可以建自行车道,为穷人生存的自行车为何不能通行?摩托车引发劫案,电动车带来污染,这些工薪阶层首选的交通工具都被禁止通行之后,既没有污染,也不会引发事故的自行车,却因为城市要交通“要保证快,保证效率”,也不能通行,这是什么道理?

## “没有性生活的鸡”是什么鸡?

### 【异论锋生】

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,《北京市餐饮业菜单英文译法》已经完成讨论稿,明年将出台标准,届时北京市餐饮业中的数千种菜、酒,都将有统一规范的英文名。目前公布的讨论稿是按照菜的原料、做法翻译的。比方说过桥米线成了“加鸡肉的鸡汤粉丝”,“童子鸡”成了“还没有性生活的鸡”……

(12月28日《信息时报》)童子鸡成了“还没有性生活的鸡”,这还不够准确,应该是还没有性生活的公鸡,要是母鸡的话应该是处女鸡了,呵呵。为了外国人规范中餐菜单的英文译法,这种情形很匪夷所思。更何况,这中餐菜名五花八门,该怎么翻译呢?比如,驴打滚怎么翻?毛驴翻滚?夫妻肺片怎么翻?夫妻的肺?东坡肘子怎么翻?苏东坡的肘子?狗不理、叫化

鸡、佛跳墙……如果再加上刘宝瑞老先生所谓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那就更热闹了,到时候那些老外估计光琢磨菜名就得琢磨得两眼发直,更不要说下嘴吃了。其实中餐就应该直接用汉语拼音,弄什么规范的英文菜名,实在无聊。说到底,无非又是一场闹剧。透过这个翻译的细节,倒不难看出有些部门在文化方面的不自信倾向来。(李文明 江苏 职员)

## 待业没事,我只想在北京人

### 【异论锋生】

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高校学生的就业现状进行了调查。结果显示,六成高校毕业生即便毕业时在北京市找不到工作,也不愿意到基层、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。

(12月29日《北京晨报》)我孤独且谦卑地以为,能够名正言顺地当上北京人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情,不管是风光无限、心高气傲还是苟且偷生、聊以度日,总之是北京人就能比别人高三分。我有一个邻居,自从女儿考上北京的大学并在京城安家后,举家便迁往北

京,每年春节他都会回武汉探亲,瞧他那德性,竟如同太阳系首席执行官下基层。我可从别处得知,他一家子在北京过得实在邈邈得很。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到基层、偏远地区就业,其原因也不过于此——北京总比偏远地区机会更多。俗话说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人哪有向低处走的道理。

大学生的长辈们会对他们说,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不要紧,留得青山在,还怕没柴烧,北京的就业机会多得是,要看你愿不愿意等,而一旦去边远地区就业想要回北京那是难上加难啊,

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题,对于这些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们来说,暂时找不到工作不要紧,关键是要留在北京,而不是为了找工作而去偏远地区。有人也许会因此责怪这些学生不够理智,但对于这些学生来说,他们只是想等待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已。对于他们的选择,除了理解,我们不需要给予别的什么情感表达,片面指责就更不应该了。(徐光木 湖北 教师)

本版言论除评论员文章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

## 十大网络红人“喷博”而出?

### 【热点纵论】

2006年度十大网络红人出炉,形成一个个网络神话和网络故事——风波红人黄健翔、“风情”诱惑者二月丫头、金牌“草根”极地阳光、最奇怪人物——赵赶驴……

(12月29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有几分怪异、几分荒诞、几分热闹、几分俗套、几分郁闷,又有几分恍如隔世。不知这个“十大网络红人”的排行榜如何评出,有哪些专家帮衬,哪些权威机构冠名隆重推出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他们无一不是炒作盛行的尤物,网络时代的宠儿。

博客从问世以来,带动起一波又一波网络媒体热点事件。除了一些潮头浪尖上的娱乐明星、文化学者,更多的是一些想一夜成名的追梦人和淘金者。从木子美到流氓燕,再到水仙妹妹、芙蓉姐姐、芙蓉哥哥等等所谓“网络红人”,都是游荡于网络的“颓废幽灵”。如何从小虾米一端而成“网上大侠”“牛人”,除了跻身博客之外,更“高

明”的是“喷”——狗血喷头之“喷”。最典型的的就是那句“文坛算个屁,谁也别装逼”,常人看似不雅,却大受追捧,很快便攀着点击率走红得一塌糊涂。

但除了自己一蹶而红之外,他们到底为社会做了些什么?为别人做了些什么?因而“红”?又“红”往何处?满街跑叫卖糖葫芦的老汉不知道他们是谁,陪着自己孩子在县城上学的老大嫂不知道他们是誰。这些“网络红人”常常将自己标榜为“草根”,然而,他们体会到真正草根的生存状态吗?他们为了出名,给自己起个叫“赵赶驴”的昵称,可是他关注过通宵守候在汽车站等着拉客的三轮车夫吗?他们为这样的草根做过什么吗?

“喷”也好,“博”也罢,“网络红人”非“拼搏”而出,既让人感到一夜成名与传统价值观的碰撞,让青少年更多地相信机会和捷径,又使人觉得,这些“网络红人”一旦走红,就立马到现实中来“淘金”,说到底,“攘攘网络红人”,皆为趋利之徒。(梁江涛 江苏 公务员)

## 治小广告不靠制度靠涂料?

### 【异论锋生】

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表示,2007年该市拟强制推行防止小广告“上身”的新型涂料。据介绍,这种新型涂料涂在墙体表面,可以让墙体变得非常滑,任何胶水粘在上面都会自动脱落。

(12月29日《京华时报》)胶水不能粘,难道小广告发布者不会改用喷涂的方式或者使用更强大的胶水?墙体贴不上,小广告制作者还可以在栏杆、电线杆、站牌、其他建筑物上贴广告,在马路上写广告。管理部门总不能给所有的建筑物与马路、栏杆都涂一层新型涂料或黄油,让车辆与行人不走路吧。

其实治理小广告真那么难吗?在我看来,有的城市推行的“呼死你”系统值得借鉴。用现代通讯手段,治理小广告电话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

政府不妨制定地方性法规,对这类广告电话一旦核实,就掐断他们的通讯命脉。这个共识应该尽快形成——治理小广告不能靠涂料,关键是靠制度。而且我担心,北京市政部门不在小广告治理上面下功夫,却在所谓的新涂料上动脑筋。难免会给人留下“防小广告是假,推销涂料是真”的怀疑空间。不拿贴小广告的人问责,倒强制推行起新涂料来,不管涂料钱最后是百姓出,还是公共财政买单,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既然涂料治小广告中看不中用,管理部门为什么十分热衷呢?我猜测,除了经济因素外,强制推行新涂料的背后可能另有原因。借整治墙体小广告的名义,给墙体统一刷上新型涂料,墙体色彩整齐划一了,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形象工程啊。(胡艺 湖北 职员)

## 2007,因为回望所以祈望

### 【热点纵论】

回望,2006;早安,2007。我们坚守正义公平与道德良知,因为我们与阳光一同拔节生长。

我们知道,2006的脚步还有最后一响。有人说,2006年“牛语”不断——“谁叫你(矿工)不幸生在中国”“教育如购衣,有钱就可消费贵的”“我并未说过医改不成功”“做‘房奴’活该”“我就是为富人盖房,房地产就该暴利”……是的,我们的语言从不或缺狂狂,缺的是抵达良知的真切思量。

有人说,餐桌之小,小得难以动筷之难。不管是那些“涉红”和“涉黑”“涉绿”的致癌添加剂,也不是“八个婆婆管不好一尾问题鱼”还是种种“黑心染色行径”,均让我们举在半空中的筷子彷徨。

能不迷惘?民以食为天,食以安为先啊。但愿2007没有迟缓的食品卫生监督之盲,百姓的餐桌上没有提心吊胆。

有人说,2006最灼痛百姓心坎的依然是看病贵。是的,在卫生部一声声痛斥中,仍然有白衣天使为抵御“医闹”以钢盔武装;医卫潜规

则让一个又一个的“为民医生”被扔到“圈外”;医生向医药代表索要“回扣”的张狂,一系列“灰色幽灵”还在我们身边游荡。是的,正是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,让我们更期待医改。

有人说,为房跳楼的西安六旬母亲是因失败“房改”而将生命陨落。那名没有名字的自称“没有本事”的母亲,以跳入冰冷护城河的方式,来表达自己“对不起儿子,没给他们买一套房”的悲伤。是的,善良而无奈的母亲,就只能将对儿辈的天然歉意和所有的痛苦独扛,房价,房价,2007年,会降吗?

矿难、火灾、车祸,命门血案,一群群的公民永别而去——11月26日,山西临汾芦苇煤爆炸,24名矿工瞬间命丧黑牛。山西短短33天,135名矿工生命之灯熄灭。持续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,让飙升的GDP蒙羞,让所有国人牵肠。安全,人之首要需求。2007,我们需要安全预案,我们期盼远离灾祸的监管迷茫。(周明华 四川 职员)